

三聯書店前總經理

沈昌文

最完整的
私密回憶錄

也無風雨也無晴



沈昌文
著

透過書，他成為中國大陸文化界的重要推手。
透過他，可以看懂大陸六十年來社會、文化與政治環境的變化。

ISBN 978-986-213-315-6 (782.887)



9 789862 133156

00380

mark

這個系列標記的是一些人、一些事件與活動。

Mark 91
也無風雨也無晴

作者：沈昌文

責任編輯：韓衛衛、繆沛倫

封面設計：楊啟巽

封面插畫：沈帆

排版：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全理法律事務所董安丹律師

出版者：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5南京東路四段25號11樓

www.locuspublishing.com

讀者服務專線：0800-006689

TEL：(02) 87123898 FAX：(02) 87123897

郵撥帳號：18955675 戶名：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總經銷：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五股工業區五工五路2號

TEL：(02) 89902588 (代表號) FAX：(02) 22901658

製版：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2012年1月

定價：新台幣380元

ISBN 978-986-213-315-6

Printed in Taiwan

也無風雨也無晴

沈昌文
著

目錄

第一章 二十年上海生活

- 1 · 「棚戶」裏的「小赤佬」 10
- 2 · 「銀樓」裏的小夥計 17
- 3 · 成爲了小「僕歐」 21
- 4 · 地下共產黨的小崇拜者 25
- 5 · 漫無目標的自學生涯 29
- 6 · 對文化的興趣和妄圖鑽進三聯書店 33
- 7 · 當年的三聯書店 37
- 8 · 冒牌大學生 42
- 9 · 在上海二十年生活的回顧 48

第二章 從校對開始的翻身

- 1 · 四十個月的校對生涯 52
- 2 · 階級鬥爭和健康鬥爭的第一課 55
- 3 · 翻身記 60
- 4 · 「名存實亡」的三聯書店 62
- 5 · 「急用先學」和得遇明師 71
- 6 · 在反右派風暴裏的自我醜化 76
- 7 · 煉鋼戰士和話劇明星 81
- 8 · 爲「反修」作後勤 87
- 9 · 開始結識「廢物」 93

第三章 文革中的記憶

- 1 · 印象深刻的「夫人同志」 100
- 2 · 想不到火會燒到自己身上 102
- 3 · 想辦法活下去 106
- 4 · 到農村去 111
- 5 · 回京，混入「批林批孔」的革命隊伍 115
- 6 · 鬥批作者——「文革」中的一大快事 120
- 7 · 稿費——文革期間的一大糾紛 123
- 8 · 「文革」中某些書的殊榮 126
- 9 · 林彪事件的影響 129

第四章 「二主」之下的一把手

- 1 · 新領域裏「二主」下的一僕 134
- 2 · 黨支部書記、一把手…… 138
- 3 · 大膽的舉措 141
- 4 · 〈讀書無禁區〉及以後 146
- 5 · 「哪壺水不開提那壺」和「跪著造反」 155
- 6 · 厚積薄發，行而有文 160
- 7 · 無能，無為，無我 171
- 8 · 來自上層不知因由的關照 178
- 9 · 范用所提的「自治」 181
- 10 · 竭誠為讀者服務 184

第五章 十年總經理

- 1 · 恢復三聯書店 190
- 2 · 五朵金花 198
- 3 · 知青政策的因禍得福 202
- 4 · 辦公室裏的紅燒肉 204
- 5 · 往海外開拓 206
- 6 · 「向後看」 217
- 7 · 台灣這塊「試驗田」 216
- 8 · 朱楓的故事 230
- 9 · 《文化：中國與世界》 234
- 10 · 在外地的開拓 238
- 11 · 災難時刻的狼狽處境 242
- 12 · 災難時刻幫助的人 247
- 13 · 蓋大樓，找接班 250

第六章 「退休」後的天地

- 1 · 最後的恩怨 256
- 2 · 「將錯就錯」的犧牲品 258
- 3 · 恢復光明以後 261
- 4 · 「新世紀萬有文庫」 265
- 5 · 新《萬象》 269
- 6 · 「書趣文叢」和《呂叔湘全集》 274
- 7 · 不良於行而工於「躍」的郝明義 278
- 8 · 朱德庸和幾米 284

第七章 「脈望」的故事

1・嗜「臭」成癖，喜「肥」成性 286

2・爲興趣而讀書 291

3・鄧麗君和季姐 295

4・在「潛水」中討生活 299

5・防止「被遺棄」 303

6・茶餘飯後逛北京 306

7・與老人惜別 309

結語

天天還在想「知道」 314

後記

秘書、書房與氣功——沈昌文訪問記 318

附錄

附錄一：中央批轉中央宣傳部關於改進
人民出版社工作狀況的報告 349

附錄二：人民出版社出版工作兩條路線
鬥爭大事記（一九六〇—一九六六） 357

附錄三：胡愈之：關於創議興辦「群言
堂」的一封信 467

附錄四：沈昌文生平及相關歷史、出版
大事年表 473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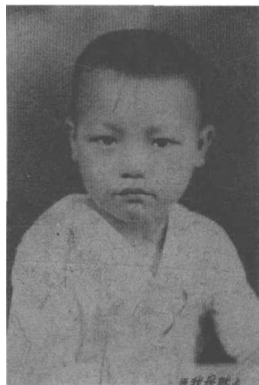
二十年上海生活

「棚戶」裏的「小赤佬」

我的父親是上海大場地方人。大場據說就是現在上海大學所在的地方，可是我沒去過。祖父出身大概是大場的一個農民或者地主，我說不清楚；祖母出生於大場附近，一個叫廟頭的地方。

祖父叫什麼名字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做廚師出身，後來經營「包飯作坊」。當年上海的上班族越來越多，上辦公室送餐的行業發展起來，那時把這行業叫「包飯」。祖父很早就去世了。開「包飯作坊」以前，據說在一家著名的中學——民立中學做過總務工作。後來聽說同中學的領導鬧得不太愉快，也不知什麼原因。民立中學是蘇家私人創辦的，現在在上海還挺有名。據說我姐姐當年進不了那中學，祖輩為此生氣已極，因此一定要督促我進入別的好中學。

祖母是一個很有能耐的人，很長時候是她管包飯作坊的業務。在上海，開包飯作坊據說一定要同黑社會有勾結。不然，你的工人肩



沈昌文（六歲）

挑菜、飯在市裏走，有可能被乞丐搶奪。所以，據說祖母一直是個小有名聲的「白相人^①嫂嫂」。我還記得，小時看見她某日穿得衣著鮮明，說是要出去「吃講茶」，這次她是去解決人家的婚姻問題，是離是合，全憑她的「閒話一句」。

可能由於祖母太能幹，父親一直做太少爺，沒法繼承上輩的事業。他十三歲就抽鴉片，畢生一無作為。我問祖母為什麼讓他抽鴉片，她說當年流行的觀念是：抽鴉片的孩子不變壞，比如不嫖不賭，這就能夠把我們的家產保持下來。我父親的確是不嫖不賭，可是也從來不做事情，整天抽鴉片，直到二十九歲去世，那時我才三歲。

我不知道父親長得怎麼樣，只知道他叫沈漢英。我現在能回憶起來的只是他去世的時候，我在靈堂上哭，別的全不記得了。父親去世沒多久，我們全家就逃亡了，因為出乎我祖母的意料，父親所負的債已經超過我們家所住的房子和店產所值，只得逃亡，留下房產抵債。我跟媽媽逃到寧波她的娘家，祖母和姐姐逃到山東煙台，我的姑媽家（爸爸有兩個妹妹，小妹夫在煙台工作）。

^①白相人，舊上海俚語，相當於現在說的流氓。

我補說一句，我爸爸和媽媽怎麼會結合？我外祖父是寧波人，來上海經商，成為祖母家的房客。父親和母親就在那個宅子裏結婚。母親告訴我說，她是結了婚才知道老公是抽鴉片的。十三歲就抽，結婚的時候也就二十歲多一點，已經抽了很多年了。

我們逃到寧波，住在外祖父的老家。住了一年回到上海。在寧波的一年光景，我人雖小，收穫倒是不小。主要是，我的外祖母天天教育我怎樣做寧波人。她總是讚揚同外國人打交道的寧波人。她鼓勵我長大後去做「剛白多」（「買辦」的音譯）。她用寧波話說，「剛」就是「講」，「白」是「白白地」，「多」是「拿」。那類人靠講講話就能白白的拿錢，所以是最好的職業。我後來才知道，「剛白多」者，comprador 的寧波發音也。怪不得，在我外婆心目中，最偉大的「剛白多」，是「阿德哥」（虞洽卿^②）。這可以說是我最早受到的啓蒙教育。

不久，祖母也從煙台回到上海。她在上海租了一個房子，又借錢開了一個米店。沒多久，米店倒閉。於是我們就變成流浪人了。我祖母在那個店關了門之後在附近租了一個現在的話叫「臨時建築」的小房子，那時叫「棚戶」，就是馬路邊上用木板釘的破爛房子。

^② 虞洽卿，上海幫會領袖，人稱阿德哥。浙江鎮海人。出身貧寒，曾讀私塾。一八九五年起，歷任德商魯麟洋行、荷蘭銀行、華俄道勝銀行買辦。先後創辦寧紹、鴻安及三北輪船公司。辛亥革命曾捐助軍餉。歷任上海總商會會長、寧波旅滬同鄉會會長、淞滬市政會辦、公共租界工部局華董等職。抗日戰爭爆發後，拒絕與日方合作，於一九四一年赴渝。卒於重慶。

沈母



住到棚戶裏，我倒算是「落葉歸根」了。我在那裏住了五六年，天天在那破舊的木板房子的板縫中看這個世界。按上海話說，我只不過是個「小赤佬」，但家裏大人覺得我們家是敗落的大戶人家，不許我跟附近的窮孩子在一起，只能一個人從板縫中看世界了。

這個時候我大概六歲，要上學了。開始在附近一家寧波人辦的學校上了幾個月的學。學校很差勁，祖母堅決反對。祖母說我們是好人家的，好人家的孩子必須受好的教育，不跟壞孩子在一起。我們周圍住的都是工人和小商販子弟，他們生活水平比我們高些，因為他們好歹還有收入，但祖母絕不允許我同他們交往，叫他們「野蠻小鬼」。祖母找她的親戚，就是我二姑媽的婆家，他們家有人是上海「工部局」的文員，上海話叫「大寫」。工部局實際上是英國人統治上海租界的政權機構。工部局職工在他們開辦的學校讀書可以免費。於是我改名叫王昌文（原名沈錦文。這一家姓王，孩子的排行為「昌」，因改如此），冒充他們家孩子入學。學校的名稱叫「北區小學」（現在叫「康樂路小學」），在上海北火車站附近。我從來沒穿過西式襯衣，爲了要進這個學校，媽媽連夜給我用針線縫了一件襯衣。我從此更不跟鄰居交往，只跟學校裏的同學交往。我在這個小學裏念了六年，從一九三七年一直到一九四三年。這個學校用現在的語言

講是帝國主義統治的，強調英語，但也有一些著名教育家在那裏，例如陳鶴琴^③先生、葛鯉庭先生、章印丹先生。學校教育的確很好，我在裏面假冒有錢人家孩子，天天跟有錢人家的孩子一起念書。我必須成績好，才能保證繼續學習。

還沒到畢業，一九四二年底，上海給日本人佔領了，英美人都進了集中營，來了日本老師。英語不學了，開始學日語。很意外，新來的日本年輕女老師對我很好，所以我學日語非常勤奮。

順便說說，當時李香蘭他們唱的流行歌曲中有控訴鴉片禍害的內容，這也對我起了作用，使我對日本人有好感，因為我受母親教育，十分痛恨鴉片——這裏可見日本人當年的宣傳還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一九四三年我小學畢業，但上不起中學，怎麼辦？當時北區小學透露給我有一個機會，有一位上海有名的紳士，叫沈恩孚^④，一九四三年八十歲生日，收了些禮金，他把那些禮金辦成獎學金。我經過小學老師推薦，得到了他一年學費的資助。恩孚先生的兒子沈有乾^⑤先生那時是上海工部局華人教育處的領導，記得當時還把我

^③ 陳鶴琴，一八九二年生。教育家。提出活教育理論，重視科學實驗，主張中國兒童教育的發展要適合國情，符合兒童身心發展規律；呼籲建立兒童教育師資培訓體系。編寫過幼稚園、小學課本及兒童課外讀物數十種，設計與推廣玩具、教具和幼稚園設備。一生主要從事於一系列開創性的幼兒教育研究與實踐。建國後，先後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一九八二年去世。

^④ 沈恩孚，一八六四年生，字信卿，江蘇吳縣人。中國近現代教育家，同濟大學第四任校長。早年就讀於上海龍門書院，後執教於寶山縣學堂。一九〇四年東渡日本考察教育。回國後任龍門師範學堂監督，主張變法維新。一九一三年主持江蘇教育，主張體育、童子軍、新教育等理論、方法。民國六年與黃炎培等發起中華職業教育社，籌創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武昌起義後入江蘇

找去專門談話，懇切勉勵我好好學習（半個世紀後，我才知道有乾先生是知名的旅美學著者。我很高興後來自己在大陸出版了他的著作，但那時他大概已作古了。恩孚先生的幼子沈有鼎，恰恰又是社會科學院的專家，我也為他出過書）。

這時我也考取了工部局的育才中學，恢復姓沈，名就不改回來了。我進去的時候當然已經是日本人統治下了，但學校還十分重視英語訓練。英語老師是牛津畢業的，叫丁文彪。語文老師也非常好，是一位小說家，叫陳汝惠^⑥。我在中學初一念完，到初二，獎金沒有了，家裏怎麼也籌不出錢來。那時我媽媽在當保姆，我姐姐找到一個工作是做火車站裏邊的播音員，都沒多少收入。所以初二下半學期念了不多天，連上學期的學費都欠繳，就在學校「失蹤」了——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我的媽媽通過她的姑父介紹，把我送到一個銀樓當學徒了。

在家庭十來年的教育下，我已初步形成幾個觀念：

一、痛恨鴉片，因為它是家道中落的根源。

二、討厭上海人，喜歡寧波人。這是母親幾乎每天教導我的，因

都督府，任副民政長，旋任江蘇省公署秘書長。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後棄政從教。創辦鴻英圖書館。又任上海市議會議長。抗戰期間寓居上海開門讀書。一九四九年四月病逝於上海。

⁵ 沈有乾，一八九九年生，字公健，江蘇吳縣人。心理學家、邏輯學家和統計學家。三十年代曾致力於學術小品和隨筆的寫作，作品散見於《新月》、《論語》等刊。著有《心理學》、《教育心理學》、《論理學》、《現代邏輯》等。

⁶ 陳汝惠，一九一七年生，上海寶山人。一九三二年畢業於省立上海中學鄉師，一九三四年起任上海立德中學初中語文教師。愛好文學，業餘開始寫作。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向《申報·自由談》《譯報·前哨》《文匯報·學林》投寄雜文，並出版有兒童文學作品《我們的新生活》等。